

這些優點是和平民主的下層結構，當然還有許多偉大的優點，包括誠實、慈悲、容忍、勇氣，但最基本的還是謙卑。謙卑是民主的朋友，因為他拒絕將自己與其他優點當作重要的基座或必然的優點而患得患失。雖然有時候我們認為謙遜教養下會出現安靜無趣的人，但是謙遜不應該與溫順、屈從搞混。尼采 (Nietzsche) 堅持謙遜是奴隸的道德，因此只能被待之以輕視。斯賓諾莎 (Spinoza) 也說「謙遜是悲慘的事，他來自於人類認為他缺少力量或是懦弱。」可是他們兩位都對謙遜有誤導的說明，如果他們看到甘地的表現，就會知道謙遜並非私我不可避免的、無足輕重的或不引人注意的個體，只不過是無法成為統治者的人，或是不在世上留下任何影響而死亡，運氣好的話，只有一些陪葬品與墓碑。謙遜不是逆來順受也不是卑賤，更不是奴態，謙遜事實上是自大驕傲的對照：是人類自覺自身與他人有限制性的特質。

謙遜對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之間是殘暴貪婪」的關係法則，有著極為敏感的反動，這種說法並不是瞭解現代政治與國際關係的起點。謙遜的人不需要欺瞞他人且不喜歡浮華，並藉由誠實得到他人的共鳴，好高騖遠與追求權力寶座的廢話並不是他們所思考的內容。謙遜的人會開始意識到自己是地球的居民，知道他們並非萬能，他們不是上帝或眾神。謙遜可以使無權力者變強壯，以及抑制上位者強力的質問，謙遜沒有用強力征服別人的高傲慾望，這也是謙遜之所以受挫的原因。在充滿自大暴力聲響的世界中，謙遜可以增加人們的勇氣，在行動時強化個人內在，而不是屈服、投降，它不狂妄反而憐憫因它而被罷黜的政體。謙遜對暴力深惡痛絕，偏偏這些使用暴力的人總認為他們是對的，謙遜迴避引人注目的自大以及所有激烈的形式，他可以在眾人面前冷靜、愉悅的散發出來，這是一項社會性的優勢，讓每個人可以「作自己」，他不需要與其他東西相互依存，本身即暗示著公義、寬宏。奧古斯丁寫過：「不論謙遜在那裡，慈悲就在那裡。」笛卡兒也同意：「越是寬宏大量者，通常也會是越謙卑的人。」針對高傲與跋扈，謙遜內含著容忍，而且因為迴避權力的濫用，使得更平等與更寬容的世界可以提早來臨。謙遜只依賴一樣簡單的信念，那就是每個人都希望世界變得更好，而不願意居住在被強制的世界中。

政策面上的意涵

上述這些說法都非常完善，但懷疑論者不免會問，這種基礎的修正對公